

〔法〕于贝尔·曼加莱利——著

王东亮——译

最后 一场雪



Hubert Mingarelli



Hubert Mingarelli

最后 一场雪

〔法〕于贝尔·曼加莱利—

王东亮——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一场雪 / (法) 曼加莱利 (Mingarelli, H.) 著;
王东亮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3.3
书名原文: La dernière neige
ISBN 978-7-5624-7224-7
I. ①最… II. ①曼…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30765号



最后一场雪 zuihou yichangxue

[法] 于贝尔·曼加莱利 著

王东亮 译

特约策划 张 维

责任编辑 张 兰 刘 逸

装帧设计 崔晓晋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401331)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75 字数: 51千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7224-7 定价: 20.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我想买下那只鸢的那年，是多雪的一年。自从迪卡索开始出售这只鸢，把它和旧收音机、汽车零件及床头柜一起摆上佩西亚街的人行道，从那一天起，我便渴望拥有这只鸢。在这之前，我从来不曾如此渴望拥有什么东西。

当晚，从养老院结束工作返家的路上，我问迪卡索是否可以先少付些钱作为订金买下那只鸢。我担心别人比我抢先一步买走它。他拒绝了，说他对此不感兴趣，他担心有一天我不想买了，再回来找他把订金要回去。我对他说，绝对不会有那么一天。他一边重复说对此没兴趣，一边坐在一张待售的扶手椅里，继续扫视着街面。我从迪卡索摆旧货的人行道上走开，穿过马路，离开了。

此后，每天晚上，从养老院返家的时候，我都要路过佩西亚街看看那只鸢是否还昂首挺立在鸟笼里。

过了几个星期，我终于让自己相信，不会有人先我一步买走那只鸢，人们更愿意买收音机或是汽车零件，而不是一只鸢。

某些晚上，当我刚走到佩西亚街的时候，我的耳边会传来迪卡索用他待售的某台收音机播放的歌曲。他将那台收音机摆在一张被漆成白色的桌子上，电源线是从他自己二楼住所一扇窗户垂吊下来的一根电线。鸟笼就放在收音机旁边。我不喜欢这样。我不知道一只鸢听了收音机播放出来的东西后，是否还能将自己被捕捉之前的所见、所感长期保留在记忆之中。

我担心的是，听了迪卡索爱听的那些爱情歌曲，鸢儿会忘记悬崖峭壁，忘记在原野上空的翱翔。

有一天晚上，我问我父亲，如果他在我这个年龄的话，会选择买一只鸢还是一台收音机。他回答：

“当然是一台收音机了。”

我对他说，真遗憾，几个星期以来，我可是一直渴望买一只鸢。父亲为此感到惊讶。他沉默了一会儿，随后要我描述那只鸢。在他那盏床头灯微弱的光线映照下，我给他描述起来。我记不得用了多少时间、哪些词语使他能够在脑海中勾勒出那只鸢的模样。我唯一记得的是，到最后，父亲告诉我，他眼下

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刚才的问题了，不知道究竟该选择那只鸢还是那台收音机。他以自己的方式称赞我对那只鸢的描述，但归根结底，我觉得他还是会选择收音机的。

我不敢再跟迪卡索打听关于那只鸢的什么事情了。自从他拒绝让我先付订金，我便认为他瞧不起人。不过这真的很可惜，因为我很想认识捕猎这只鸢的人。我很想知道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他在捕猎过程中遭遇过什么困难。还有，当他设伏守候的时候，心里在想些什么。虽然我现在还不是这只鸢的主人，但已经因为对这只鸢被捕猎的情形一无所知而感到失落了。我知道，有朝一日它属于我的时候，这份失落感会尤为强烈。

有天晚上，从养老院回家的路上，我远远看见人行道上有个人正站在迪卡索的扶手椅前。突然之间，我确信他就是捕捉到那只鸢的人。可能是因为那天我从早到晚都在想着这件事，而且远远看上去，那个人的身形很像是个捕鸢人。我缓缓

走上佩西亚街。还没走到迪卡索那里，那男人便离开了，如我所愿。我跟上了他。

我走在他身后十几米远。我有些紧张，因为在这晚之前，我还从没见过走在夜风中如此神态自若的捕鸢人。他走到阿夏沟街的喷泉前面停了下来，往脖颈上喷洒些水。我也停下脚步，看到他正用双手捧起水喝。他起身离开了，我依旧留在原地，看着他走远。然后我转过身，返回佩西亚街，去看那只鸢。

我回到家时，夜色已晚。我母亲很是担心。我告诉她，养老院里的老人想看夕阳，我就陪着他们一起看了。我数了数这天下午挣的钱，将其中的一半交给母亲，然后和她一起吃晚饭。饭后，我去了父亲的房间。我告诉他，我刚才遇见了捕猎到那只鸢的人。他问我，是否跟那人说了话。我点亮床头灯，对他说，当然跟他说话了，就在阿夏沟街喷泉前面。我接着说，我们还一起喝水，目前我知道捕鸢的经过了，是他告诉我的。父亲要我一五一十给他重述一遍。这可在我意料之外。于

是我不得不即兴杜撰一番在湖区捕鸢的经过。不过，由于我日思夜想这次捕鸢的情形，张口就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整个过程。父亲一直闭着眼睛听我讲。他突然睁开眼问我：

“你没有胡编吧？”

我回答：

“一句也没有编。”

我继续讲述捕鸢的经过。在某个时刻，他对我说他喜欢这个故事。于是我又增加了越来越多的细节。只不过，我故事还没讲完，他就已经睡着了。尽管如此，我还是给他讲完了。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故事。我熄灭灯，一片黑暗之中，在床头灯前待了很久才离开房间。有时候，我们刚熄灯，父亲就醒了，在黑暗中醒来让他十分恐慌，有时甚至恐慌到无法继续入眠。每当这样的时刻，我就知道——因为他跟我讲起过——他刚刚又梦见自己口中的牙全掉了，一颗一颗掉落的牙齿，堆放在他掌心。我时常对这一梦境沉思冥想，我摊开自己的手，试图看到在掌心中的掉落的牙齿。我确实看到了，但并不感到

恐慌，因为我仍然可以感觉到自己所有的牙齿还好端端长在嘴里。我无法真正想象那些掉落的牙齿是我自己的。对我父亲来说，可怕之处在于，在梦里，他根本感觉不到自己的牙齿还好端端长在嘴里。他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跟我们一起吃饭了。我们一家人的生活费用，都来自他的退休金，以及我陪老人在养老院公园散步的一半收入。

第二天，父亲问起我关于阿夏沟街喷泉的事情。他想知道，我是否注意到了喷泉的外观。我回答他说，因为专心听着捕鸢的经过，没有想到去注意喷泉什么样。他对我说：

“跟我一样，听你讲捕鸢的故事时，我也没有往这上面去想。但是今天一早起来，我想到了，我记得在喷泉的水池上方，雕刻着一只鸟，水是从鸟的嘴巴里喷流出来的。”

我问他，那是不是一只鸢。他说：

“我想过这个问题，我就知道你会这样问我，但我觉得那不是一只鸢。”

我要他努力回想一下。他坦白对我说，目前他可以肯定那

不是一只鸢。他对我说，喷泉上面要是雕刻着一只鸟，那是好生奇怪的事情。我也这么认为。之后我们就不再谈这个喷泉了。

他转头朝窗户望去，神情有些疲倦。床头灯映照得他双颊凹陷。他一只手放在被子外面，另一只放在颈下。我问他要不要我把灯关上，他仍然望着窗子。百叶窗的窗片之间，透着一片火红。他问我：

“你说什么？”

我回答：

“没什么。”

我站起身，走到窗边，想贴近看看窗板之间是否还是一片火红。的确如此。我又回到床边。父亲要我端杯水给他。我去接水，让水龙头多流了一会儿，这样水会更凉爽些。

天气晴好，养老院的工作接连不断。这样的天气，老人们很愿意在公园里散步。夏天让他们感觉身心舒畅。他们脸上挂着微笑，腿脚也比冬天时更有力。他们纷纷披上彩色的围巾，

或是戴上老式的帽子。付给我的钱也比天气不好时要更多一些。我的工作就是挽着他们的手臂，陪他们在养老院的公园里散步。我们走进公园深处，绕着那些大树走上一圈或是好几圈，然后再走回长椅那儿。我扶着他们坐下，而他们会在这个时候付我钱。我并没有固定的收费标准，他们想给多少给多少。有时候，他们身上没带钱，钱包留在养老院的房间里，他们会向我道歉，我回答说没关系。有时候，他们也会记得隔天把钱给我，有时候不会。不过，不管他们是不是当时付钱，我随后都会回到门房伯格曼那里。我走进他那位于养老院入口处的小房子里坐下来。透过房间的窗户我留心着长椅上的动静，一张张长椅环绕着圆形花园，那里栽满了开着花朵的小灌木和卫矛。老人们知道我在哪里。当他们想要绕着大树散步时，就向伯格曼的窗子望过来，招手让我过去。

我和伯格曼相处得不错。我很感谢他让我进他的房子等待那些老人唤我去散步。伯格曼寡言少语、性情温和，他也很喜欢我的陪伴。午后过半的时候，他总会煮咖啡。我们边喝咖啡

边望着窗外，彼此不怎么交谈。有一次，他对我说我应该了解一下公园里树木的名称，了解一下树龄和花期，如此一来，每当我挽着老人经过树下，便可以当场做番解说。他确信老人们会感到受用并且会多付钱给我。我对他说，这主意不错。可是我从来没有落实到行动上。我时不时会买盒咖啡送给伯格曼。他总会对我说不该破费。我回答他说：“先生，我不想天天都喝您的咖啡。”

养老院的老人，个个我都喜欢。不过，散步费给得比较高的，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更喜欢一点儿。每个老人都可以给我讲很多事情，有些听起来还是很有趣的。

比如，大树上有一些松鼠。平常很难看到它们，但一旦有松鼠出现于眼前，我手挽着的老先生或老太太便会回忆起很久以前的某一天他们看到一只松鼠的情形。就连那些平日散步时不怎么和我说话的阴郁老人，在看到一只松鼠时，眼中也会闪烁出光芒。那样的时刻，我确信，在他们心中演绎着的，是一个有关松鼠的遥远故事。

挽着这些老人散步的时候，会碰到另外一些独自散步的老人。他们气宇轩昂地走着，看上去就像是在沙砾上面缓慢滑行。他们的独立性，他们的好腿脚，对我的收入来说是一种缺憾。然而他们知道，我自己也知道，终有一天，他们不可避免也会需要我挽起他们的手臂。黄昏时分，大家都回去吃晚饭了。伯格曼也关上了自家的房门和养老院的大门。他晚班要去帮厨，而我这时也就回家了。

现在，我每天傍晚都要路过佩西亚街。我花上十分钟从养老院走到那里。这段时间我用来统计一天的收入，计算一下买下那只鸢还需要多少钱。时值夏季，晴好的天气让我有钱可赚，可是距离能够买下那只鸢的数目还是差远了。要想达到迪卡索给那只鸢以及鸟笼所定的高价，除非夏季能够尽可能延长，并且接下来的秋季也温暖少雨。

我一边思索着秋天和收入的事情，一边走到了佩西亚街。夕阳落在屋顶上，街上满是返家的行人。迪卡索坐在扶手椅上，看着人来人往。他没有注意到我走过来。我向鸟笼走去，

然后蹲在那里。鸢儿一动不动。我很想把手伸进笼中抚摸它，但我还是害怕。我只好让自己尽可能地贴近它。我的腿碰到了鸟笼，鸢儿抖动起翅膀。我觉得这只鸢已经熟悉我的气味了，是我的气味传过，让它抖动起来。

此时夕阳落到了街道的另一方。我待的地方被鸟笼的影子笼罩着。迪卡索从扶手椅上起身，打开了收音机。直到这时，他才看见我。我想，他应该没料到我会出现在鸢儿的影子下面。他调换着收音机的频道，问我在做什么。我回答说我想让这只鸢习惯我的存在。这个回答，他也没有料到。他一语不发，放下收音机，坐回到那把旧扶手椅中。

人行道上，行人一直来来往往。没有什么人对这只鸢感兴趣。我轻轻把腿向鸟笼贴近。

回到家的时候，母亲正开始准备晚餐。我把钱放在桌上，饭还没吃就先去看父亲。他要我再给他讲一遍捕鸢的故事。于是我原原本本照着第一次的内容又讲了一次，没有任何遗漏，也没有任何补充。

自那以后，父亲如此经常地要我讲这个故事，时至今日我甚至觉得自己那天晚上确实在喷泉前亲耳听到过这个故事。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我对父亲讲的，是一个真实故事的影子，或者是倒影，总之是诸如此类的东西。我现在时常想起这事。我至今也不知道父亲是否相信了这个故事。尽管我一直注意每次讲的都要和第一次一样，并且小心翼翼地避开地理方面的细节，因为我知道父亲对湖区一带十分熟悉。他之前在铁路工地工作过，之后又回到那里打猎捕鱼。

就算与捕鸢的故事毫无干系，我现在也时常在想，说不定哪一天，我会重回阿夏沟街，来到喷泉前面，看看那里雕刻的到底是什么鸟。

伯格曼有个姐姐。在接近夏末的某一天，她带着一窝想扔掉的小猫来见他。当时我正在注视着窗外的长椅。她没注意到我。我听见她对伯格曼所说的话，也听到伯格曼答应说帮她解决掉这些小猫。但是，他姐姐离开之后，伯格曼便绕着桌子

踱起步来，心绪不宁。他知道我什么都听见了，投给我一个神情悲惨的苦笑。此时是我们平常喝咖啡的时间，但是我们并没有想起有这回事。性情温和的伯格曼坐下来，打量起桌子上的纸箱。他双手并拢夹在双腿之间，坐在椅子上身体轻轻地前后晃动起来。椅子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我转身望着窗外，窥视那些长椅。不一会儿便有人唤我散步。当我再回来的时候，伯格曼仍旧坐在椅子上看着眼前的纸箱，不过身体已经停止晃动了。他看着纸箱的神情，会让人觉得里面的小猫都已经死掉了。他的眼神让人看着难受。我转身走到窗边，重新注视起圆形花园周边的长椅。伯格曼冷不防开口问我，要多少钱我才愿意杀掉这些小猫。我转身看着他，对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再说也不会接受他的钱。那不过是些猫，可是自从他的姐姐将纸箱留在桌子上之后，伯格曼的心似乎都碎了，内心与某种神秘又恐怖的东西开始了搏斗。他直视着我，眼中满是绝望。我又转过头看着窗外，略等片刻之后，我突然对他宣布说我愿意做。他对我说：

“我付你钱。”

我没有反对。他提议给我一笔钱，我仍是一语不发。我快速计算出，那笔钱相当于在好天气里带老人在公园散步好几回。我离开窗边，朝桌子走去。伯格曼站起身，问我要怎么做。我心里已经知道该怎么做，因为伯格曼的姐姐刚一离开，我便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因此我的回答脱口而出：

“把它们淹死。”

他说了什么，我没有听见，接着，他问我需要些什么。我告诉了他。他指了指房间尽头的杂物堆。之后，他把椅子摆放停当，走出房门。我走近那堆杂物看了看，找到一个水桶和一个装四季豆的布袋。

之后，我快速行动起来。

我往水桶里倒了半桶温水，又在布袋上弄出几个洞，然后将小猫放进了布袋。它们都是半粉半黑的皮毛，身体似那桶水般温热，此刻正发出尖锐的叫声。我绑紧了袋口，将布袋沉入水桶，之后迅速离开。我来到室外，站在伯格曼的小房子门前。